

福田赳夫论

——福田的政治路线及其人事关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

福田赳夫论

——福田的政治路线及其人事关系

[日]佐藤雄一等著

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福田赳氏论
——福田的政治路线及其人事关系
〔日〕佐藤雄一等著
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45,000字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104 定价：0.60元

(内部发行)

译者说明

本书是由佐藤雄一、柳川卓也、山口朝雄三人合著的，出版于一九七六年年末，即三木政权已成风雨飘摇之势，福田赳夫即将取得政权的前夕。因此，本书反映的日本政情及自民党内部情况都是比较新的。

本书的三个作者，佐藤与柳川两人都是《东京新闻》政治部副部长，他们经常出入自民党总部等处采访新闻；山口曾担任过《东京时报》的政治部部长、社论委员，现以自由职业者的身分从事政治评论。由于作者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为福田赳夫上台制造舆论，所以本书着重对福田本人的政治经历和政治主张加以叙述和宣扬，同时对自民党内派系斗争，错综复杂的党内人事关系，以及各派的政治资金的来源，都有较详细的介绍。这些材料大都属于内部消息，其中有些虽然不免来自风闻和传说，不能一概置信，但总不失为参考之一助。

本译文所附加的小注，除注明系由原作者所加外，其余均为译者所加。本书在论及日本各企业向自民党各派系捐献“政治献金”时，出现许多日本企业的简称，由于一时难以查清其全称，我们在翻译时，凡认定其为简称的，一律加上括号，以示与全称相区别。

由于翻译时间仓促，加以我们水平所限，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
一九七七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章 走向保守政治新生的道路

——重新组织“稳定的保守政权”.....	1
一、从头改革的四项公约.....	2
二、和平大国的构想	
——福田赳氏的政治蓝图.....	10

第二章 “战后保守阵营”中的福田赳氏..... 21

一、不断产生自行瓦解作用的“战后保守阵营”.....	22
二、战后保守阵营派系构成的历史.....	30
三、田中的财源和三木政权诞生的内幕.....	39
四、从与三木分道扬镳，到“大福合作”.....	47

第三章 充满激情、坚持“我行我素”的人

——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政治家的面目.....	59
一、宁可被欺，决不欺人.....	60
二、充满诙谐感的为人.....	65
三、政治家福田赳氏的登场.....	83

第四章 拼凑起来的大家庭，将人们牢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政界中构成福田队伍的人们.....	95
一、容纳散兵游勇的团体.....	96

二、基本队伍——岸派的核心部队	103
三、政治出发点：提倡“脱藩”	111
四、担当自民党干事长，拯救党的危机	120
五、实行“议员新旧交替”，博得好评	129
第五章 鞭策、鼓励和维护福田的人们	
——福田的人事关系	137
一、家庭出身和家族	138
二、官僚群中的福田系统	149
三、探讨日本将来的智囊团中的四人	162
四、财界中的支持者	166
五、唯一的财产：一所漏雨的住宅	173
第六章 在资金方面支援福田政治活动的团体	
——政治资金的来源	175
一、其他派系“筹措资金”的途径	176
二、政治献金，主要是由于经济界巨头支持福田	194
第七章 访问记：畅谈“从头改革论”	201
附录 福田赳氏的经历和年表	217

第一章 走向保守政治 新生的道路

——重新组织“稳定的保守政权”

一、从头改革的四项公约

十月十五日^①，公布了举行战后第一次议员任期满期的大选，已经辞去三木内阁副首相及经济企划厅长官的福田赳夫，在大阪天王寺车站前发表了初次的竞选演说。经过了四年之久第一次变成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的福田，在他的双肩上沉重地担负着三木总裁后任候补者的重担，这副重担，是在三木、反三木这一政权争夺未见分晓的情况下，由集结在反三木阵营的“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请他担负起来的。

一般人认为，以洛克希德事件为背景的自民党的政权争夺，对国民来说，是最难令人理解的。除了战败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外，一直垄断着政权的战后保守势力，每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是巧妙地利用更换内阁班子的办法，避开了国民对它的批评，使保守政权的政治能量得以再生产。

党内的倾轧，大多在密室中得到解决，象这次这样几达一年之久的、公开进行争吵的事例，过去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把保守的一党统治的阴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洛克希德事件，再加上处于保守政党旁系地位的三木政权的特异的性质，使得“密室策划的老规矩”破产了。自民党党内的争执表面化，是从昭和五十一年五月那段时期开始的，

① 指本书写作的当年——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十五日。

而操纵田中——福田——大平三大派系，企图逼迫三木下台的椎名，由于受到党内党外高涨起来的批评，说他搞“隐瞒洛克希德事件”，结果不得不半途退下阵来。年老的三驾马车的驭手，在他走熟了的夜间车道上，当然是驾轻就熟、具有独特的掌鞭的工夫的，但当他一旦须要正正堂堂公开干起事来，反而不免要钻到死胡同里去。

但是，濒于破灭局面的自民党党内的争执，仅从洛克希德事件这一侧面去理解，也不一定妥当。这点，如后所述，大概可以把它看成是“战后的保守政治势力”没能彻底摆脱它那战后的特质，从而形成了它那从内部自行崩溃的体制的吧。

从党内的角度来说，三木与反三木的对立，和政治的领导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连。领导方式有两种类型：①维持集体机能型，②致力达到目标型。据说“西欧的领导者是致力达到目标型，而日本的领导者则是把重点放在维持‘和’的上面，也就是维持集体机能型。”（上智大学教授绵贯让治语）如果照此分类，那么，三木首相的领导方式是近于致力达到目标型的，这同受传统的价值观念支配的保守政治的本色是格格不入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只要三木体制存在一天，保守阵营的混乱与动荡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木首相企图通过过好大选这一关，稳住做为自民党内旁流的三木路线。对此，以保守阵营正统派自负的多数派，策划彻底抵制住由三木之手解散国会。结果是搞成了战后第一次的议员任期期满的选举，将三木的解散权给抵制住了，但反三木阵营这边也未能达到在大选前迫使三木下台的目

的，形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

今后的政局发展，当然是孕育着波澜动乱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是必须清算战后保守政治的特点的时候了。换句话说，它将是一直独揽政权的“老子党”的寿终正寝，它将是迈出保守政治新生道路的第一步。

福田提出的走上保守政治新生的提议，是所谓“从头改革论”，但它的系统的内容，还没有充分说清楚。不过，福田急于向国民呼吁的是如下的四点基本内容：①消除派系使自民党获得新生，②建立道义社会，③促成具有活力的经济，④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建设日本。“福田政治”的轮廓大体就是如此。

三段论法：消除派系、保守政治 的新生、稳定政局

福田在大选的竞选演说中，首先提出了自民党的改革问题，他充满自信地说：“最早提出‘消除派系是天意所归’这种说法的，是第二代的石桥湛山总裁，可是成了一句空口号。但这次洛克希德事件，却是党进行改革的绝好时机，我向各位国民保证，在大选后一定实现消除派系。”

从福田的逻辑中，可以看出保守政治家独特的对事物的看法——把党内问题和政治问题用同一角度来看待。但是，现实中既然还不具备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政权转让的条件，那么他的三段论法：消除派系——保守政治的新生——稳定政局，也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

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消除派系。对此，福田大概

将采取这样的步骤：首先以“清新有力”为目标，用量材任用的办法来纠正派系人事的弊病，封闭所有的派系事务所，然后在政治资金方面实现集中于党的领导机关。但是，如果想要使消除派系见诸成效，那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政治资金及选举制度的问题。福田不但要承担起实现由党的机关来推行选举，而且还必须承担起分阶段废除企业捐献的政治献金这一重要的政治课题。

另一方面，关于选举制度，福田虽然近些年来是主张小选举区制^①的，但在目前的阶段，恐怕他还不会立即主张实行小选举区制。他可能从“建立不需要多花钱的选举制度”这一观点出发，摸索出执政党和在野党都能同意的道路的吧。关于参议院全国区^②的问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已经达成了一项原则上的谅解：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改革，将成为昭和五十二年政局的一个重大的焦点。

关于第二项“建立道义社会”的问题，福田所最重视的是教育问题。福田本人曾经将经济高度成长下的消费热潮讽刺为“昭和元禄”^③，以洛克希德事件为顶峰的政治道德的颓废，

-
- ① 小选举区制——现在日本众议院共有一百二十四个选举区，各选区规定的议员人数不同，有的只选一人，有的选二、三、四、五人不等。小选举区制是企图改变现有的选举区制，将全国选区做细小划分，一个选区只选出一名议员。这种选举方式对现在执政的自民党将更有利，因此遭到所有在野党的反对，至今未能实现。
 - ② 参议院全国区——日本参议院规定参议员为二百五十二人，每三年改选参议员的一半，一百二十六人。其选举办法采取以全国为一大选区的全国区制及以都、道、府、县为单位的中、小选区制。由全国区选出五十人，由中、小选区选出七十六人。
 - ③ 昭和元禄——元禄是德川时期的年代名。元禄时期以商业繁荣及文化上的享乐主义而出名。这里是指出现在昭和（现代）中的虚假繁荣及社会上的颓废风气。

也是受这种社会风气影响的。

强调“政治是最高道德”的福田，同那个把自己的政治态度丢到脑后，参加“教师圣职论”^①争论的田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

福田重视教育的态度，并不在于如何搞好学校教育这类个别的问题，他考虑的是应如何将政治的重点放在提高作为教育基础的社会道德上。

正由于福田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的主张还没有超出从精神上立论的范畴。他将来会不会沿袭三木的教育路线（三木提出“将教育置于政争之外”的口号，任用了民间的永井文相）还不清楚。不过，福田说过“现在的繁荣是明治一百年以来教育的成果”，他又说：“让我们改变那种受个人中心或物质支配的社会风气吧。想做到这点，重要的态度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向国民发出呼吁。”教育的问题是最容易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可能成为评价福田时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吧。

向币制改革^②、稳定成长的 方向转变

第三项的“促成具有活力的经济”，不待说，这是意味着稳定物价和摆脱萧条。福田做为三木内阁的副首相，管辖的

① 教师圣职论——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年）七月，日本各政党在竞选参议员时开展的对教师职务应如何评价的争论。

② 币制改革——是指将战后日本的大额面钞票（百元、千元、万元大钞）改为战前那样的小额面钞票。

是经济，他曾将日本经济的现实情况，判断为“需要三年才能治愈的重症”，因此对他来说，这件事关系到是否能维持住他的威信的问题。

福田重视繁荣对策与物价对策两者保持均衡，因此他曾被财界一度看做是“穷鬼”^①，但福田始终充满自信，他说：“只要政治稳定，不把经济引入歧途，那么是用不着担心繁荣的前途的。”

相反，福田倒是以明确的态度说明“经济政策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劳动问题”（详见第七章），他断言：“如果劳动问题不稳定，那么就不可能有经济的稳定。”福田的发言，固然也可以看成是出于他那重视商品价格飞涨的立场，但也不可否认如何执行“实质所得”^②政策，是经济低速度成长条件下经济的课题。

另外，受“福田政权”的成败所严重左右的，是币制改革（改变纸币的称呼单位）的问题。福田对于经常缠绕着日本经济的币制改革问题，曾经和大平藏相一起在国会中做过积极的发言，他说：“只要形势允许的话……。”由于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问题，所以福田对这个问题的发言特别慎重，但不论是为了向经济稳定成长的路线转变，还是为了抬高新生自民党的形象，无疑地，他对币制改革这一问题，是抱有不同寻常的关心的。

① “穷鬼”——日本民间传说，穷鬼出现的地方，能使人贫穷。这里指日本财界认为福田的财政政策，只能给财界带来不利，不会使他们发财。

② 实质所得——在计算国民总收入时，扣除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虚假增长的百分比，然后得出的数字为“实质所得”。

当然，正因为想要实施币制改革，就更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所以，这个问题将成为福田、大平联合的最大的试金石。

第四点的“站在世界高度来建设日本”，也是福田政治路线的基础。福田的主张，是企图从“资源小国”的日本的立场出发，设计出一幅和“资源有限时代”相适应的宏伟蓝图来，并以此做为内政、外交的基轴。福田的构想是预料在二十一世纪对于做为“资源小国”的日本说来，“资源战争”必然深刻化，因而要预做准备。他的这种构想，集中在昭和四十七年他做为总裁选举的候选人时他那篇题为《和平大国的设计》的演说中。关于它的详细内容，留待下一节中再述。

以上，大致地说明了围绕福田的政治情况和“福田政治”的轮廓。福田的思想是属于极端正统的保守路线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重新组织“稳定、保守政治”是福田的政治目标。

由于佐藤政权一味长期执政，使得适应情况不断急剧变化的外交、经济各项问题的、保守政权那种特有的灵活的政治结构变得僵化；丧失了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党内评价事物的标准，以实现政权交替的均衡感。战后保守势力选择了田中这样一个精悍的人物，企图利用他来渡过高度成长的转换期，这件事，即使不发生洛克希德事件，也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由田中过渡到三木的政权，从党内的角度来看，则是对“田中财源”问题的一个反作用，很可能是政权交替这个“摆锤”摆动的幅度过大了。

在战后政治转换时期，如果“福田政权”实现了的话，那

将意味着结束田中——三木时期的混乱，恢复到正统的、保守的手法里面来。但是，那些广大群众，那些无表情的主人公们，对于保守政治单方面搞的“试行错误”^①能否只是加以默认就算了呢。

“福田政治”如果想要具体地获得进展的话，那么恐怕要从和“战后保守政治”本身分道扬镳来开始的吧。

① 试行错误——资产阶级教育方式之一。不事先教给学生应当怎样去做，而是让学生先按本能及习惯去做，经过失败以后，再逐渐使之适应。

二、和平大国的构想

——福田赳氏的政治蓝图

从战后保守政治的演变来看，田中、三木时期是混乱与濒于破灭的时期。在三木体制下自民党内的混乱，一言以蔽之，可以把它看成是战后保守阵营的自行崩溃的现象。

三木政权，正象三木首相自己所说的那样，是“第一次超越派系作用的政权”，当它刚一成立时，就提出了修改《公职选举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提出了《禁止垄断法》的修改草案等。在这个阶段里，可以看出三木政权企图实现革新保守政治的愿望。但是在《禁止垄断法》的问题上遭到党内的激烈反击以后，就显露出他那将维持政权放在首位的权术家的性质来了。三木本人也经常说：“从我这个政权刚成立，我就知道我这个三木政权在党内的基础是软弱的”，三木当上了政权的领导人以后，仍然摆脱不了自民党内的动荡与混乱的局面，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三木所能进行活动的限度。在吉田内阁的末期，三木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和二十一名议员一起，分裂了当时的自由党，后来组成了民主党。大选后政局的发展，虽不容许事先加以推测，但战后保守阵营多半会集结在主张重新改组为“稳定的保守政权”的福田和大平的旗帜之下吧。这将名副其实地导致战后保守政治破灭呢还是成为

战后保守政治新生的开始呢，这完全要看福田的政治力量如何了。

回顾一下福田的政治活动，它的特征是：自池田时期以来，福田一贯主张消除派系——使自民党近代化，和主张经济稳定成长。做为领导人的条件之一，就是行动和主张带有一贯性。从这种意义说，虽然对福田不能期望他会使经济出现热潮，但他却给人一种在选择政治路线上不致犯错误的安定感。对福田的毁誉褒贬是很不一致的，但他之能够做为“后备军的主将”登上战后保守政治濒于破灭局面的政治舞台，很大的因素在于他可以使政界、财界获得“安定感”。

最能集中表明福田的政治路线的，是昭和四十七年他做为总裁选举候选人时发表的演说《和平大国的构想》。

福田在这篇演说里，立脚于对战后政治、经济面临历史性转换期这一认识上，强调说：“政策的转换，必须从广泛的国际角度加以高瞻远瞩，并须以冷静的头脑，负责的态度，实行起来能够做得到才行。同时，为了适应动荡的时代，它还必须是灵活机动的才行。由于正处在动荡之中，所以要求要有这样的领导，使国民能够安心地把政治交给他们去办。制定稳定的政策，要有国民的支持做为前提，要有广泛的、尽可能多的多数人的赞同才行。”福田在这里强调了改革政治，使之能吸引国民都来参与政治，使社会的团结一致能不断加强。

由于福田是以归岸（=岸信介）派做为后台的关系，所以大多认为他是鹰派，其实他的政治路线是相当灵活的，是合乎常识的。自民党内的所谓鹰派、鸽派，原本是以对中国